

澳華新文苑

第1228期(A)



戲說嫦娥與吳剛

大君舍家狩炎陽，妾居深宮總悽惶。
芙蓉盜得匯中藥，衝天一飛入廣寒。
白日倚窗觀伐桂，漏夜無折自焚香。
猶是寂寞尋玉兔，不若委身嫁吳剛。
(2025年9月仲秋前) 趙九歌

嫦娥偷藥赴天庭，正遇吳剛做苦工。
癡漢一心求正果，名媛萬里逃風情。
孤男寡女當然是，志趣性格各不同。
無奈天淵同此理，愛心只為知音萌。
(2025年9月19日) 張小河

布文《遠方不遠》詩篇選登

澳華悉尼兩軒詩社布文榮譽社長的詩集《遠方不遠》獲得本年度南澳出版基金贊助出版，文友們紛紛祝賀。澳洲惠人書友會前會長夏曉瓏作詩贊曰：“拜倫的氣概雪萊的韻/湘江的豪放大洋的型//為詩而詩為詩而命/此生無詩不聞鳴//方剛的帥氣富浪漫/細膩的詩緒藏纖繚//詩為誰來誰入詩/自由的詩心由自的情”。現特選登集中三首，以饗讀者。

在人間

我數過身上的枝條，
一共二十四枝。多餘的，
都在去年冬天被風折斷。

多麼完美的減法，減去多餘的歡愉，
多餘的憂傷，
多餘的抒情與敘事。
剩下的，剛好夠我在春風裡
重新長一回。

我數過枝頭的花朵，一共七朵。
三朵交給晨露，三朵留給晚霞，
最後一朵，
送給路過的盲人。
他眼睛裡的黑，比我的枝條
更熟悉光的形狀。

我數過地上的影子，只有一個。
它有時比我高大，有時比我矮小。
有時彎曲，有時筆直。
它始終學不會的是，怎樣完整地
離開地面。

我數過人間，只有兩頁。
一頁寫滿相聚，一頁寫滿別離。
中間薄薄的裝訂線，
是我們不忍卒讀的
脊柱。

一粒米

整個早晨，我都在觀察
一隻螞蟻搬運它的一生。

多麼隆重，像移動
一座廟宇的尖頂。

它調整呼吸，六趾掘地，
仿佛整個大地的傾斜度
都系於它的細足。
我忽然感慨，
這些年，我稱之為理想的，
不過是它遺落的一粒米。

大地熟悉這樣的儀式，
它跪下攤開掌心，讓螞蟻緩緩爬過。
大地擔心，一個異動
都可能讓螞蟻的一天前功盡棄。

春天的稗草

它混在麥苗裡，
比麥子更像麥子。
風一吹，就露出
輕佻的綠。

農人彎腰時，它也跟著彎腰
只是更低些，
低進泥土的陰影裡。

被拔除的瞬間，
它突然挺直身子，
仿佛終於活成了
自己的樣子。

到了秋天，那些未被拔除的，
在風裡輕輕搖晃，像一群認錯的人，
舉著空空的穗子。

天堂之光 ——致查理·柯克

黎明前的黑暗
擋不住
來自天堂的真光
你是黑暗校園裡
一束燦爛的陽光
穿透了黑暗
照亮蘇醒了
無數迷途的羔羊也
轉折了
扭曲的靈魂
拯救了
一個墮落的時代
這時代 決定著
世界的走向和未來

一聲罪惡的槍響
終結了
你激情四射的生命
震驚了
全球的目光
憤怒了
所有有良知的人類
世界
為你哀婉哭泣
美國
為你降半旗致哀
就連白宮禁地
也都敞開大門 為
悼念你的人群開放
雖然
一個查理倒下了

但是
成千上萬個查理
從此蘇醒站立
從此興起發光
世界正在為你
發出
獅子般的怒吼
全地也已接過了
你手中燃燒的火炬
復興之火必將
也已經
在世界各地
蔓延燃燒
捍衛真理的旗幟
也已經
在世界各地飄揚

因為你雖死猶生
成為一道
劃破黑暗的曙光
照亮了
世界前進的方向
(2025/9/18)

張曉燕



澳華悉尼兩軒詩社布文榮譽社長布文在第四屆世界華人作家筆會悉尼閉幕式上(2025年5月19日)。

泡澡論世 老樹

兄弟週末無事，相約一起泡澡，
說起世界形勢，漸漸開始爭吵。
俄烏誰對誰錯，中東誰壞誰好，
歐洲向左向右，美國如何瞎搞，
臺灣是否統一，日本問題不少。
說著說著說著，有人又氣又惱。
唇槍正對舌劍，個個血壓升高。
有的憤然離去，有的裸奔去找，
有的微信拉黑，我當和事大老。
朋友這麼多年，看來也就散了。

戲和老樹泡澡論世 哲嘉

一池溫水暫避塵，卻因世事起紛紜。
俄烏中東皆是霧，歐美日韓各有因。
盲人摸象爭對錯，隔岸觀火論假真。
不如收卻唇槍劍，莫讓湯池變楚津。
多年兄弟緣非淺，何必裸奔又拉黑？
相逢但飲杯中酒，管他左右與東西。



沈子琪墨竹兩幀

濤聲入夢 心水

我在無相書齋將窗簾拉上，讓冷冬的晨曦映入書桌暨電腦熒幕，鈕開音響聆賞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樂曲。心靜地打開電腦，悠然自得地開始敲打鍵盤，讓思緒飄蕩……離開家鄉多載，總難忘年青時的快樂時光。在戰亂流離中，往往也因為無價的青春，讓苦難變得猶若是自然存在般。年輕之所以可貴，除了身體健康外，尤其是心靈不為塵世種種苦難所困擾。

越戰期間，曾離開西貢華埠三百公里的南越著名避暑勝地大叻山城(City DaLat)，乘內航飛機到了中部芽莊市。這個名聞遐邇的沿海城鎮，由於美軍海軍基地“金蘭灣”近在咫尺，便成為戰略重地。從沒見過大海的我，居然被神交未久的鄧崇標文友(南越海韻文社領導，著名作家村夫)帶到他駐防的營地。

這座建築在離海岸約十公尺左右的大軍營，通過戒備森嚴的守衛大門後，內裡一座座都是帆布帳篷。村夫兄的機動車左灣右轉如入了迷魂陣般，也不知如何辨認，竟到了他的軍營宿舍。

晚上這座面向大海的帳篷可夠熱鬧了，六七人一堆的軍人，都在賭天九牌。歡呼吵嚷聲與發牌聲融在一起，自然還有混雜著越語或農族話(欽廉話)的粗罵聲叫笑聲。帳篷內煙霧瀰漫，酒精味在空氣中遊走，賭博和煙酒是與軍人結下了不解緣。對於我這個百無一用的書生，可真是苦不堪言，他們興趣勃勃的娛樂，我竟全然陌生，無法參加。

吵雜聲中輾轉難眠，及至午夜，那一堆堆聚賭的軍人始星散。也不知村夫兄是值夜更或到別的營地過夜，將他的床舖讓給我。

以為那些玩耍吵嚷的軍人星散後，暗夜必定寂靜無聲，能讓我安眠了？可原先在擾攘人聲中被忽略了的海韻，有節奏的聲音入耳。

海浪有時千種溫柔般地輕湧而來，彷彿在訴說著一段段纏綿悱惻的愛情故事，幽怨的嘆氣，在空氣中流傳著無窮無盡的悲情；時而被激怒了野狼，低沉地咆哮著，若有若無去了又來，好像要讓舌噬的對象毫無防備，再出其不意一口咬下；忽而千軍萬馬般奔騰而至，千堆浪被捲起，沖到岸邊就高高的擊落，嘩啦啦的巨響直撞耳膜，聽覺神經被掀動攪混，所有的睡蟲剎那全被嚇跑了。在黑暗中睜開疲憊的眼睛，幽靈魍魎並無現形，都化作吼聲作祟。

正在驚慌無告中，萬馬齊退，巨浪化作潮水，安靜如兔地被無形之手拉扯而去。之後是一聲聲仿如慈母為稚齡兒女低吟安眠歌般，原來大海也有極其溫良的面孔，那是海洋深情的聲韻，悠悠迴旋於空曠的天地間。

驟然變臉的怒海，翻翻滾滾的波濤頓湧，前浪追後浪，一浪又一浪狠狠拍打海岸。那份兇悍無情，宛若要將一切阻擋它前進的牛鬼蛇神掃蕩清除；以至濤聲怒不可遏，像出盡吃奶力揮舞手中兵器的古代戰士，務必將敵人的頭顱碾碎而落，才算完成了任務。



“爸爸”這個稱呼，有一種難言的距離。“父親”似乎太過矯情，而“爹”又顯得有些陳舊。那一日，他的葬禮上，出殯的隊伍整齊而莊重，僧人為他誦經，員工按照軍禮為他致敬。他的妻子與繼女，在他住院期間未曾守夜，卻在此時痛哭失聲。她們的淚水如一道屏障，隔絕了在場親友的閒言碎語。有些儀式，其實是為了那些活著的人。“你就放心走吧。我會照顧你的女兒。”一個親戚話音剛落，在場的哭聲此起彼伏，哀鴻遍野。

我不該有淚，因為爸爸肯定在某個角落望著我。我仍然記得他說過的那些隻言片語：“齊昌給我們算過命，小傢伙是木命。八字納音為木者，有博愛、側隱之心，雖為女體，但是一個女兒頂三個兒子。要重點培養，我晚年靠她不用愁了。”“為何哭哭啼啼？就算是女孩，那也不該哭。”“孩子像我，以後可從文，當個才女。你爸爸就是數學家……你爸爸就是科學家……你爸爸是詩人！”“這道菜，味道如何？這是上海外灘最貴的德國餐廳提供的。有的人為了這樣的一餐，也許要勞作一個月……但記住，只有實實在在地生

活，真正發揮你所學，成為社會的棟樑，你才……”

每當我腿疼的時候，爸爸總會開玩笑說：“哎呀，又長高了！”真的，我膝蓋一痛，外面就開始下雨，我覺得自己就像移動的天氣預報台！那時候，我們的語文老師常說寫詩歌就像“花季雨季”中的少女一樣。但我告訴你們，對我來說，雨季就是我成長的時刻，不是憂傷，而是酸甜又美好。那可是我長個子的黃金時節啊。

夢深了，我再次見到他——那個時光未曾觸及的爸爸。他依舊保持著三十歲的模樣，正如我記憶中的一剎。這夜晚，沉寂得只剩我們與奶奶，靜靜地享受那碗蘆筍湯。

“枝頭巷十三號的門後，有片未知的天地等你探尋。”他說道，聲音似乎是從遠方飄來的。我試圖觸碰他，感受那一絲重逢的溫度，他如同被風吹散的煙，逐漸消失在我的對面，只餘一片灰色的剪影。夢淺時分，那殘相依舊掛在我眼前——他的情執久久不散。

起身，倚靠床頭，目光遠眺窗外的虛空。枝頭巷13號，那磚紅與青瓦交織的古宅與蔥郁的庭園，浮現在眼前。每當夜晚到來，路燈下總是圍滿了人。那些老人們坐在自家

安，其苦如嚙下了黃蓮。

輾轉迷糊中，忽而福至心靈，靜靜聆聽濤聲在浪花輕拍海岸的節奏中，有如催眠曲般，竟順利地帶我入夢。往後多晚，伴我安眠的竟然就是初始讓我受盡困擾的濤聲。

早年在芽莊海軍營夜宿的經驗，讓我悟出了點淺道理。我們不論廁身順境逆境，要緊的是能隨遇而安。外在的不利因素，若能以平常心視之，有時，反可將不利轉化為有利。

帶來的籐椅上，圍成一圈，打著麻將。院子的另一側，常有人在清晨或傍晚唱昆曲或者越劇，那曼妙的聲音在大雜院裡回蕩。被列為國家文化遺產後，庭院內的幾十位租戶相繼離開。金色花園靜靜見證生滅流轉。

冬日的盡頭，枯萎的葡萄架下，有一個男孩。他被夕陽裹挾，成為最耀眼的存在，某一瞬間的恍惚，竟讓我覺得他是父親的轉世。黃昏為他鍍上一層鎊金的光暈。他與小夥伴們嬉戲打鬧，在泥板小徑上留下了永久的足跡，宛如被封存在琥珀中的瞬間。男孩的名字已被時光帶走，再也無法將其與面容重疊在一起。過客來來往往，芸芸眾生交錯閃現在他們的腦海，而他只剩海灘上的足跡，在潮水的沖刷下漸漸模糊。努力尋覓，那些埋葬於眾人心中的歲月，已經遙不可及。

多年以後，那男孩逐漸長成了我父親的樣子。誰又是他的孩子？有沒有人關心他閱讀過什麼書？繪製過什麼畫？譜寫過什麼曲……或許也不曾有人感歎他的棋譜和編著的小說是多麼的有趣。博爾赫斯的詩集、盧浮宮的畫冊、他和夥伴們共同繪製的紫色太陽，皆與樹葉埋葬在大地之下，化作沃土。 吳繡

心靜自然涼，並非一句口頭禪。問題在於如何達到「心靜」，以個人經驗，唯有專心，心無二用時，外邊的雜音也自然隱遁無蹤。

濤聲帶我入夢，悠悠歲月流轉，那竟已是將近一甲子的陳年往事了(是五十八年前)。今朝在戶外攝氏四度，無相書齋七度的苦寒中，已順利地敲完了這篇粗淺文字，算是受得起「專心」考驗的真實經歷呢。

(二零二五年七月二日深冬於墨爾本無相齋。)